T 4686/4896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昭代典則卷之二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閱

金陵周日校刊行

太祖高皇帝

丁酉。春正月朔。日有食之。○蒙古命山東團結義兵。每州添設判官。縣添主簿。各一員。專帥義兵以事守禦。仍命郡守提調。聽宣撫司節制。○胡粹中曰。兵貴精不必多。將在和不必衆。添設帥領。同結義兵。不足以禦敵。適足以資敵耳。田豐等十萬戶。相繼背叛。而山東先失。團結果何益哉。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二月韓林兒將李武崔德等兵破商州攻武關遂直趨長安分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

時豫王阿剌忒納失里及省院官皆洶懼計無所出行臺御史王思誠曰察罕帖木兒之名賊素畏之宜遣使求援守將恐其軋已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旦夕失守咎將安歸迺移書曰河南陝西兩省互爲唇齒陝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察罕帖木兒新復陝西得書大喜遂提兵五千與思齊倍道來援殺賊無算餘黨皆潰散元朝論功以察罕帖木兒爲陝西行省左丞李思齊爲四川左丞

戊申我師克長興改長興州爲長安州

二月丙午遣耿炳文劉成自廣德取長興張士誠將趙打虎以兵三千迎戰敗走湖州戊申耿炳文克長興獲戰船三百餘艘擒士誠守將李福安荅失蠻等義兵萬戶蔣毅率所部二百人降有儒士溫祥卿者避亂挈家來歸炳文與語奇之遂留贊軍事用其策分兵據要害設戰具爲守禦計乙亥改長興州爲長安州立永興翼元帥府以耿炳文爲總兵都元帥劉成爲左副元帥李景元爲右元帥守之

三月戊午我師克常州改常州路爲長春府

初常州兵雖少而食足故堅拒不下及誘我叛兵入城軍衆糧少不能自存我師攻之益急呂珍宵遁徐達等

遂取之。丁亥置毗陵翼。以湯和爲樞密院同僉總管。張
赫爲元帥守之。命鎮撫孫繼達浚治城隍。改常州路爲
長春府。以高復權知府事。尋復改長春府爲常州府。
蒙古義兵萬戶賽甫丁叛據泉州○韓林兒將毛貴攻破
膠萊諸州。山東郡邑皆陷。
劉福通遣毛貴攻膠州陷之。殺元簽樞密院事脫歡。遂
自膠州攻萊陽。復陷之。元守臣釋嘉納死焉。又引兵趨
益都。般陽諸州。濟南告急。元董摶霄宣慰山東。乃提兵
赴濟南。大破毛貴兵于城下。時有嫉摶霄功者。譖之。令
守河間長蘆。摶霄北行曰。我去。濟南決不可保。毛貴果
取濟南。山東遂陷。摶霄方駐南皮縣魏家庄。毛貴兵猝
至。摶霄拔劍督戰。賊兵突前。摶霄被刺無血。惟見白氣
衝天。是日摶霄卒。元御史張禎上疏陳十禍。以輕大臣。
解權綱。事安逸。杜言路。離人心。濫刑獄。六者爲根本之
禍。以不慎調度。不資羣策。不明賞罰。不擇將帥。四者爲
征討之禍。其所言剴切。其事安逸。不明賞罰二條。尤中
時弊。大略以爲陛下因循治安。不預防慮。今海內不寧。
天道變常。民情難保。正當修實德以答天意。推至誠以
回人心。凡土木之勞。聲色之樂。宴安鴆毒之惑。皆宜痛
撤勇改。而陛下迺泰然處之。若承平無事時。此事安逸
所以爲根本之禍也。又自四方有儆。調兵六年。初無紀
律。又失激勸。將帥因敗爲功。指虛爲實。大小相瞞。內外

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賞則同。是以有覆兵之將。殘民之將。貪婪之將。怯懦之將。曾無懲戒。所經之處。雞犬一空。貨財罄盡。而面譽游說者。反以克復受賞。且河南一省。今所存者不過三四縣。而江淮千里。所在蕭條。如此而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且不能保。況以地力有限之費。而供將帥無窮之欲哉。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節而禁屠宰。皆虛名也。今天下兵起。殺人不知其數。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頻上之兵。視其所向。駸駸可畏。不至於亡吾社稷不止也。此則不明賞罰。所以爲征伐之禍也。疏奏不省。既而執政惡其訐直。除山南道廉訪僉事

夏四月　我師克寧國路

徐達常遇春率兵取寧國。元守臣別不華楊仲英等閉門拒守。攻之久不下。遇春中矢。裹創與戰。高皇帝親往督師。命造飛車。前編竹爲重蔽。數道並進。仲英不能支。開門請降。其百戶張文貴。殺妻子自刎。死。擒其元帥朱亮祖。并得軍士十餘萬。馬二千餘匹。於是屬縣太平旌德南陵涇縣。相繼皆下

五月蒙古以搠思監爲右丞相。太平爲左丞相。○己卯。我師克泰興。銅陵縣尹羅得泰來降。○丙申。我師克青陽縣。○六月有龍鬬於樂清江。

六月癸酉颶風大作。有龍鬬于溫州之樂清江。所至有火光如毬。死者萬餘人

己未　我師克江陰

己未。命趙繼祖郭天祿吳良取江陰。張士誠兵據秦望山以扼我師。繼祖引兵攻之。會大風雨。其兵奔潰。我師據其山。翌日進攻州之西門。克其城。命良守之。先是士誠北有淮海。南有淛西。長興江陰二邑。皆其要害。長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枕大江。扼姑蘇通州濟渡之處。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敢出廣德。窺宣歙。得江陰。則士誠舟師不敢泝大江。上金焦。至是並爲我有。士誠侵軼路絕

秋七月蒙古大都晝霧。昏暝不辨人物自旦至午。丁丑方消如是者旬有五日

我師狥宜興取常熟。戊寅　我師取績溪。庚辰

我師取徽州。改徽州路爲興安府

庚辰元帥胡大海等進兵徽州。元守將八思爾不花及萬戶吳訥等拒戰。大海擊敗之。遂拔其城。訥等退走。欲守遂安縣。大海引兵追及白際嶺。復擊敗之。訥自殺。乙酉改徽州路爲興安府。立雄峰翼元帥府。命鄧愈守之。

丙戌命大海克休寧。進攻婺源。元將楊完者率兵十萬。欲復徽州。大海還師與戰于城下。大敗之。殺其鎮撫李才。完者遁去。婺源元帥汪同。縣縣尹葉茂。祁門元帥馬國寶。俱詣雄峰翼降。　高皇帝命皆仍其官

八月。劉福通攻汴梁。遂分兵畧地于山東西
劉福通分軍三道。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
誠寇晉冀。自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趨關中。毛貴據山東。
其勢大振
二龍見祥符縣 ○蒙古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降于韓
林兒。○蒙古以楊完者爲江浙行省左丞。
苗軍素無紀律。肆爲抄掠。所過蕩然無遺。時達識帖睦
邇方倚完者爲重。莫敢禁遏。故完者雖陽尊事之。而生
殺予奪。皆決於巳。矜驕日肆。不可復制。達識帖睦邇僅
署成案而巳
張士誠降于蒙古。以爲太尉。

士誠寇嘉興。屢爲楊完者所敗。乃以書請降。詞多不遜。
完者欲納之。達識帖睦邇以其反覆不可信。完者固勸。
乃承制假江浙廉訪使周伯琦行省參知政事。至平江
路喻之。士誠始要王爵。達識帖睦邇不許。又請爵爲三
公。達識帖睦邇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雖便宜行事。
然不敢專也。完者又力爲之請。達識帖睦邇外雖拒之。
實幸其降。又恐忤完者意。遂授士誠太尉。其弟士德淮
南平章。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其黨皆授官有差。於是
元朝以招安士誠爲達識帖睦邇之功。加大尉。伯琦以
文藝居館閣有聲。及附脫脫。謬劾御史劉希曾等。遂不
爲公論所與。後爲江東廉訪使。遇長鎗賊寇陷寧國。倉

皇出見之。尋遁走。至是往招士誠。被留平江。十年不還。論者謂其遭時多艱。善於自保。而致身之義爲有闕云

○胡粹中曰。周伯琦以文藝名世。固嘗在端亮之列矣。一爲利祿所誘。諂附脫脫。得罪於公論。遂爾改操。不復顧藉。居方面則失守。將使命則屈節。雖保身於危難。而壞名毀節。辱先辱家多矣。惜哉

九月丙戌　我師取武康。○徐壽輝將陳友諒襲殺倪文俊并其軍

友諒沔陽漁人子。嘗爲縣吏不樂。會壽輝文俊兵起。慨然往從之。遂爲文俊簿書椽。尋亦領兵爲元帥。及文俊專恣。心不能平。至是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因乘釁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

冬十一月太陰掩昴。○靜江路山崩地陷。○壬申我師克池州

壬申中翼大元帥常遇春。率廖永安等。自銅陵進攻池州。永安去城十里而軍。遇春及吳國寶。帥舟師抵城下。合攻之。自辰至巳。破其北門。遂入其城。執元帥洪某斬之。擒別將魏壽徐天麟等。敵衆敗走。得糧九千餘石。薄暮敵衆復以戰船百餘艘來迎戰。復大敗之。遂克池州

韓林兒將白不信等。破興元。遂圍鳳翔。蒙古察罕帖木兒等。合兵擊走之。

不信等既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凡數十里。察罕帖

木兒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往赴比至去城五里所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中軍亦鼓譟而出內外合擊呼聲動天地不信等大潰及李喜喜皆遁入蜀

甲申　我師克楊州

甲申　高皇帝閱軍於大通江遂命元帥繆大亨率師取楊州克之青軍元帥張明鑑以其衆降初乙未歲明鑑聚淮西以青布爲號名青軍人號一片瓦其黨張鑑驍勇善用鎗又號長鎗軍聚黨暴悍專事剽掠由含山全椒轉掠六合天長至楊州人皆苦之時元鎮南王孛羅普化鎮楊州招降明鑑等以爲濠泗義兵元帥俾駐楊州分屯守禦明鑑等以食盡復謀作亂說鎮南王曰朝廷遠隔事勢未可知今城中乏糧衆無所托命殿下世祖孫當正大位爲我輩主出兵南攻以通糧道救饑窘不然人心必變禍將不測鎮南王仰天哭曰汝等何不知大義若如汝言我何面目見世祖於宗廟耶麾其衆使退明鑑等不從呼噪而起因逐鎮南王出走至淮安爲趙均用所殺明鑑等即據城兇暴益甚日屠城中居民以爲食至是大亨攻之明鑑等不支迺出降得其衆數萬戰馬二十餘匹報至　高皇帝命悉送其將校妻子至建康賑給之置淮海翼元帥府命元帥張德林耿再成等守之改楊州路爲淮海府以李德成知府事按籍城中居民僅餘十八家德林以舊城虛曠難守截

城西南隅築而守之

十一月。汾州桃杏有花。○十二月。太白犯歲星。○徐壽輝將明玉珍據成都

玉珍隨州人。初聞徐壽輝兵起。乃集鄉兵屯于青山。結柵自固。未幾降于壽輝。及倪文俊陷川蜀。令玉珍守之。至是文俊死。玉珍遂自據成都。蜀中郡縣皆附之。

河南大饑。○蒙古以孛羅帖木兒爲河南平章政事

劉福通攻陷曹濮大名。衛輝諸路。荅失八都魯引兵擊之。詔遣達理麻失理來援。分兵于雷澤濮州以禦福通。達理麻失理戰敗。諸軍大潰。荅失八都魯退駐石村。元朝頗疑其玩寇失機。使者趣戰相踵。敵覘知之。詐爲荅失八都魯通好書遺諸路。使者果得之以進。荅失八都魯覺之。一夕憂憤死。尋命其子四川左丞帖木兒爲河南平章。代領其軍

蒙古歐陽玄致仕不能還。卒于大都

戊戌　春正月。太陰犯昴。○徐壽輝將陳友諒破安慶。蒙古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之

先是闕固守安慶。以小孤山爲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擣山下。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敵追薄城下。闕遣兵扼之。俄而饒寇攻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既登城。闕簡死士奮擊敗之。敵兵恚甚。乃并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捍敵。晝夜不

得息。至是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兵軍南門。四面蟻集。闕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分遣步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筭。而闕亦被十餘鎗。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爲。乃引刀自刎。墮清水塘中。死妻蔣氏妾卜耶律氏。子德生。女安安。甥福堂。皆赴井死。闕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然稍違令。即斬以徇。嘗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闕聞。强衣巾而出。嘗戰。矢石交下。士以盾蔽。闕必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稍暇即注周易。率諸生謁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或挽闕入朝。以國步危蹙。辭不往。其忠君之心。蓋素定也。卒年五十六。同時死者。守臣韓建。罵賊不屈。一家被害。居民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純守仁。陳彬。金承宗。經歷段桂芳。都事帖木補花。千戶盧廷玉。葛延齡。丘奢許。元琰。奏差兀都蠻。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禿倫。及經歷楊桓。知事余中。懷寧縣尹陳巨濟。事聞。贈闕平章政事。追封鹵國公。謚忠宣。闕於五經皆有傳註。爲文淳古有氣。詩尚江左。高視鮑謝。徐庾以下。不論也。爲篆籀亦工。初闕既死。賊義之。求屍塘中。具衣冠葬之西門外。○宋濂曰。闕獨守孤城。逾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戰必勝。其所用者。不過民間兵數千。初非有熊虎之師。直激之以忠義。故甘心效死而不可奪也。雖不幸城

陷以死。而其忠精之氣固自若也。然闕死於君。而能使妻死於夫。子死於父。忠孝貞節。萃於一門。較之晉卞壼又似過之矣。於戲。闕其人豪也哉

乙卯　我師克婺源州○二月我　高皇帝以康茂才爲營田使

茂才自奏淮翼水軍元帥。遷都水營田使。　高皇帝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頹圮。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以脩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爲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春作方興。慮旱澇不時。有妨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卑不病澇。務在畜洩得宜。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

三月朔日色如血○韓林兒將田豐破濟寧城據之○韓林兒將毛貴破薊州蒙古徵四方兵入衛

毛貴率衆由河間趨直沽。遂破薊州。略柳林。逼畿甸。樞密副使達國珍。戰死。京師大恐。廷臣或勸元主北巡以避之。或勸遷都關陝。衆議紛然。獨丞相太平力以爲不可遷。遂徵四方兵入衛。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剌不花。以兵拒戰於柳林。貴衆潰退走于濟南

大同路夜聞空中有聲如雷。有雲如火。

三月辛丑。夜大同路黑氣蔽四方。有聲如雷。頃之。東北方有雲如火。交射中天。遍地俱見火光。空中如有兵戈

之聲

丙辰　我師克建德路即今嚴州

先是行樞密院判鄧愈親軍左副都指揮朱文忠元帥胡大海率兵由徽州昱嶺關進攻建德道出遂安未及縣三十里長槍元帥余子貞以兵來拒愈等擊敗之獲馬百餘匹追至淳安敵聞風奔潰復追擊三十餘里獲其戰船三十餘艘降其兵三千餘人遂安守將洪某率衆五千援淳安大海復戰敗之生擒將士四百餘人獲馬三十餘匹至是軍抵建德元叅政不花院判慶壽長槍元帥謝國璽達魯花赤喜伯都剌總管楊瑀棄城遁父老何良輔等率衆降以楊璟尋朝佐爲帳前總制親軍副都指揮使壬戌改建德路爲建安府立德興翼元帥府元江浙行省左丞楊完者遣兵來攻鄧愈出兵擊之殺其將李副樞衆潰降其溪洞兵三萬人陞愈爲同僉行樞密院事大海爲行樞密院判官留文忠鎮守尋復爲建德府

夏四月徐壽輝將陳友諒破隆興

時火爾赤以左丞來守洪都舊帥道童任其將章伯顏普顏不花捍城頗有功火爾赤疾而撓之城陷火爾赤出走道童退保撫州欲集義兵收復而勢已不可因嘆曰身爲大臣城陷不守復何面目見人遂迎敵遇害

五月劉福通破汴梁奉韓林兒據之○蒙古誅湖廣右丞

相太不花以悟良哈台代總其軍

太不花舊與太平有隙。聞其復相。意不能平。嘆曰。太平漢人。乃復居中用事。我反在外勞苦耶。時亦起太不花爲湖廣左丞相。招討寇賊。諸將皆欲進兵。而太不花乃以養銳爲名。反勒兵而退。及賊攻汴梁。守臣請援師。至十往反。猶按甲不動。或諫之。太不花大言曰。我在。何物小寇敢來。既而出軍。縱掠。百里內蕩然。自是寇日蔓延。不可制。元朝憂之。兩遣重臣諭旨。授以成筭。皆不聽。其子壽童將兵分討山東。入奏事。語言驕悍。元主由是惡之。會毛貴田豐等。勢愈充斥。乃拜太不花右丞相總兵。進討。太不花即上言軍行以粮餉爲先。請令太平至軍中供給。乃可濟事。不然。兵不能進。太平知其害已也。遂諷御史劾其緩師拒命之罪。詔削奪官爵。益州安置。以悟良哈台代之。太不花聞有詔。夜馳詣故部將劉哈剌不花求救。哈剌不花時駐兵保定。即走至京。首見太平。太平問其來。故具以告。太平責之。俾其致太不花以來。哈剌不花還縛太不花父子送京師。未至。皆殺之于路。山東地裂。天雨白毛。○六月朔日有食之。○韓林兒將關先生破遼東。遂大掠塞外諸郡

關先生破頭潘等。分兵二道。一出絳州。一出沁州。踰太行焚上黨。攻破遼州。晉冀雲中鴈門代郡。烽火數千里。遂大掠塞外諸郡而還。察罕帖木兒遣其部將關保等。

分兵阻隘。而自勒重兵。屯聞喜絳陽。及塞井陘。杜大行。屢擊却之。詔拜察罕帖木兒爲左丞。尋拜平章政事

蒙古前江西廉訪僉事伯顏謀起兵討賊。不克而死

伯顏初以處士徵爲侍制。遷僉憲江西。以病免歸。及河南盜蔓延河北。伯顏言于省臣。將結鄉民爲什伍以自保。而賊兵大至。乃渡漳北行。邦人從之者數十萬。至磁與賊遇。賊知其名。生刼之。誘以富貴。伯顏不屈。引頸受刃。與妻子俱死。或剖其腹。見其心數孔。曰。古稱聖人心有七竅。此非賢士乎。納心腹中。排墻而掩之。事聞。謚文節。伯顏字宗道。初師黃坦。以穎悟可比顏子。命以顏爲氏。世呼爲顏宗道云

癸酉　我師取浦江縣。○秋八月。太陰掩昴。○蒙古大饑。斗米金一斤。○九月。蒙古江浙同僉員成。率其元帥李福等。詣我德興。翼降

初蒙古苗帥楊完者。自廣西舉義兵攻復陳友諒所據湖廣諸郡。轉至池饒。時張士誠據姑蘇。蒙古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木兒。慮爲士誠所侵。迺召完者以兵守杭。累授江浙左丞。完者恃功驕橫。達識帖木兒苦其逼己。復陰約士誠。以兵攻其營。完者倉卒不及備。遂自縊死。其衆皆潰散。至是其部將員成等欲爲報仇。遣苗軍元帥泰不花來請降。且言其所部元帥李福等。三萬餘人。在桐廬。皆願効順。　高皇帝命朱文忠往撫之。九月乙

酉朔。員成率李福劉震黃寶蔣英以兵三萬人。詣德興翼降。朱文忠遣元帥夏子實以步騎千人統其衆於新城。送員成于建康

冬十月。太陰犯昴。○辛未我師取蘭谿縣

先是樞密院判胡大海。至婺之鄉頭。擒萬戶趙伯顏不花雲完都等。平其五壘。是日進攻蘭谿。敵兵千餘出戰敗之。克其城。獲元廉訪使趙秉仁等十四人。馬牛羊萬頭。立閩越翼元帥府。分兵守其要害。遂進攻婺州

甲戌　我師克宜興

先是徐達邵榮攻宜興。久不下。　高皇帝遣使謂達等曰。宜興城小而堅。猝未易拔。聞其城西。通太湖口。張士誠餉道所由出。若以兵斷其餉道。彼軍食內乏。破之必矣。達等乃分兵絕太湖口。而并力急攻城。遂拔之。同知樞密院事廖永安。復率舟師擊士誠衆于太湖。乘勝深入。遇呂珎與戰。不利。遂爲所獲。戊寅。改宜興州爲建寧州。置全吳翼。以元帥楊國興等守之。尋復以爲宜興州。○張士誠欲降永安。永安不屈。遂拘囚之。至丙午歲秋七月。竟被囚死云

十一月太陰復犯昴。○蒙古棚思監有罪免。以紐的該爲左丞相

時天下多故。外則疆宇日蹙。內則帑藏空虛。而元主方溺於娛樂。不恤政務。棚思監居相位。無所匡救。而公受

賄賂。貪聲著聞。於是御史燕赤不花劾奏其任用私人
朶列。及妾弟崔完者。帖木兒印造僞鈔事將敗。殺朶列
以滅口。欒思監乃自請罷政。詔止收其印綬。御史王彝
荅里麻失里復劾之不已。終不聽。
冬十二月朔。日有食之。○戊寅。太白經天。○壬午我師克
婺州。改婺州爲寧越州
樞密院判胡大海。帥兵攻婺州不克。　高皇帝自將親
軍副都指揮使楊璟等。師十萬往征之。十二月壬辰。自
宣歷徽道蘭谿至婺。命椽史周德遠入城。招諭不下。廼
督兵圍之。先是元叅知政事石抹宜孫守處州。聞大軍
克徽州。進攻婺城。與叅謀胡深。章溢議爲守備。造獅子
戰車數百輛。以弟石抹厚孫守婺。繼令深等將車師爲
援。自率衆萬餘。出縉雲以應之。深至松溪。觀望不敢進。
高皇帝謂諸將曰。婺倚石抹宜孫。故未肯即下。聞彼以車
戰兵來援。此豈知變者。松溪山多路狹。車不可行。今以
精兵遏之。其勢必破。援兵既破。則城中絕望。可不勞而
下之。翌日命僉院胡大海。養子濟誘其兵於梅花門外。
縱擊大敗之。擒其前鋒元帥李彌章。并獲其所製驚馬
器仗。深等遁去。深之來也。晨起見西北有黑氣。東南有
白氣。其長亘天頂之。白氣爲黑氣所蕩。深知其不吉。恐
衆心驚懼。謬曰。今日有殺氣。戰必勝。已而戰敗。城中勢
益孤。臺憲將臣畫界分守。意復不相能。於是樞密院同

僉甯安慶都事李相開門納大兵制東廉訪使楊惠婺州達魯花赤僧住皆戰死執其南臺侍御史帖木烈思院判石抹厚孫廉訪僉事安慶以下官甲申

高皇帝入婺州下令禁戢軍士剽掠有親隨知印黃某取民財即斬以徇民皆按堵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雲見城西氤氳似蓋城中望之以爲祥及城下迺知爲

高皇帝駐兵之地丙辰置中書分省于婺州立金華翌元帥府以袁貴爲元帥吳德眞副之改婺州路爲寧越府以儒士王宗顯爲知府帳前總管陳從貴兼知東陽縣事總兵三百戍之義兵元帥呂兼明兼永康知縣帳前總管王道同爲義烏縣知縣楊茍爲我義知縣命甯安慶仍同僉樞密院事隨軍征進遂命寧越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沉徐原等爲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欣悅　高皇帝既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未下都郡集諸將諭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政當撫恤使民樂於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爲將者能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已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而大功可成矣

韓林兒將關先生破上都焚宮闕

關先生尋轉掠遼陽至高麗自是上都宮闕盡燬元主不復時巡矣既而欲復脩之工役大興參議中書省事陳仁祖上書諫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爲成不世之功以克復祖宗之業苟或上不奉於天道下不順於民心緩急失宜舉措未當雖以此道持盈守成猶或致亂而況欲撥亂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宮闕創自先帝脩於累朝自經兵火焚燬殆盡所不忍言此陛下所爲日夜痛心宜亟圖興復者也然今四海未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虛財用將竭乃欲驅疲民以供大役廢其耕耨荒其田畝何異扼其吭而奪之食以速其斃乎陛下追惟祖宗宮闕念茲在茲然不思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假令上都宮闕未復固無妨於陛下之寢處然因是而違天道失人心或致大業之墮廢則天下亦祖宗之天下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陛下亦安忍而輕之乎願陛下以生養民力爲本以恢復天下爲務信賞必罰以驅策英雄親正人遠邪佞以圖謀治道夫如是則成平之觀不日咸復詎止上都宮闕而已乎疏入元主嘉納之

太白經天○蒙古大都饑疫

時兩河山東被兵之民携老幼流入京師重以饑疫死者枕藉宦者朴不花請市地收葬之前後凡二十餘萬

人

己亥　春正月太陰犯昴○我師取諸暨

僉院胡大海帥兵取諸暨張士誠守將華元帥戰敗宵遁萬戶沈勝以衆降我師入城其衆洶洶不定復作亂大海復擊敗之生擒四千餘人馬六十匹遂改諸暨爲諸全州以帳前元帥張彪爲統軍元帥兼本州同知又立樞密分院於諸全州置明海翼元帥府陞謝再興爲院判王玉等爲元帥守之

徐壽輝將陳友諒攻信州蒙古伯顏不花的斤引兵救之賊黨王奉國寇信州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往援破走其兵時振南王子大聖奴樞密院判席閏屯兵城中開門出迎的斤登城四顧誓以破賊自許後數日賊又來攻的斤分兵爲三出城奮擊斬首數千級復大破之友諒弟友德植木柵攻城益急遣人來說降的斤曰汝來誘我耶我頭可斷足不可移乃數其罪而斬之由是日夜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衰城中食草苗茶紙括靴皮掘鼠羅雀殺老弱以食○胡粹中曰四海板蕩寇盜相望有民社之寄者孰不幸封境之苟安以自免也故張巡守睢陽求救於賀蘭進明而不得蓋或懼其同禍或忌其成功故挺身赴敵者鮮矣賊寇廣信衢雖鄰壤尚可自保伯顏不花的斤即引兵往救亦異於周伯琦之出走者也

二月蒙古命孛羅帖木兒移鎮大同。
元主欲倚以捍蔽京師故也復置大都督兵農司并分司十道專督屯種以孛羅領之所在侵奪民田不勝煩擾。
三月方國珍以慶元溫台三郡來歸。
先是我　高皇帝遣主簿蔡元剛儒士陳顯道往慶元招諭方國珍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況與我爲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諒莫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次子關爲質。　高皇帝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爲盟誓盟誓變而爲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爲哉乃厚賜關而遣之。
夏四月李二將趙均用殺韓林兒將毛貴貴黨續繼祖尋執均用殺之。
彭早住趙均用自徐奔濠與子興不相能早住既死均用益自專子興向滁陽均用乃奔淮安未幾自淮安奔山東依毛貴至是殺貴貴黨續繼祖自遼陽入益都執均用殺之遂與其所部自相讎敵。
五月我　高皇帝自寧越還建康。
辛酉　高皇帝將還建康召胡大海諭之曰寧越爲浙東

重地必得其人守之。吾將歸建康。以爾爲才。故特命爾守。其衢處紹興進取之宜。悉以付爾。宋伯顏不花在衢其人多智術。石抹宜孫守處州。善用士。紹興爲張士誠將呂珍所據。數郡與寧越密邇。爾宜與同僉常遇春。同心協力。俟間取之。此三人皆勍敵不可忽也。仍命左右司員外郎侯原善。都事王愷管勾欒鳳。綜理錢糧軍務事。

六月。徐壽輝將陳友諒破信州。蒙古伯顏不花的斤戰死。○秋七月。太白犯上將。及左右執法。○八月蒙古察罕帖木兒克汴梁。劉福通以韓林兒復走安豐。

初察罕帖木兒圖復汴梁。乃大發秦晉軍諸路並進期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遂環城而壘。累誘賊出戰。輒以計敗之。賊懼不敢復出。至是諜知城中計窮。食盡乃督諸將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其城。俘獲數萬。福通復以其主小明王走據安豐。捷聞詔以察罕帖木兒爲河南平章。兼同知樞密院事。西臺中丞。以旌其功。

庚午。我師取無爲州。○九月。河決任城縣。○白虹亘天。○癸巳。我師克潛山縣。

癸巳。徐達張德勝率兵自無爲登陸。夜至浮山寨。擊走趙普勝部將胡總管。敗之于青山。追至潛山界。陳友諒叅政郭泰。引兵渡沙河迎戰。德勝復大破之。斬郭泰。獲

馬騾牛畜千餘。遂克潛山縣。令詹元帥守之。

九月。陳友諒殺其部將趙普勝。

初陳友諒攻陷安慶。令趙普勝守之。六月。我僉院俞通海率兵攻趙普勝。不克而還。諸將患之。高皇帝曰。普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以令衆。上下之間。心懷疑貳。用計以離之。一夫之力耳。時普勝有門客通數術。嘗爲普勝畫策。普勝尊爲謀主。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置書與客。故誤達普勝。果疑客。客懼。不能安。遂來歸。於是厚待客。客過望。傾吐其實。盡得普勝平日所爲。乃重以金幣資客。潛往友諒所親以間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由是忌之。又有言普勝將歸於我者。及是憤潛山之敗。友諒益欲殺普勝。乃詐以會軍爲期。自至安慶圖之。普勝不虞友諒之圖。已聞其至。具燒羊迎於鴈汊。登舟見友諒。友諒就執殺之。併其軍。

丁未。我師克衢州。

秋七月。乙巳。常遇春率兵攻衢州。建奉天旗。樹柵圍其六門。造呂公車。僊人橋。長木梯。懶龍爪。擁至城下。高與城齊。欲階以登城。又於大西門城下。穴地道攻之。元守臣宋伯顏不花等。悉力備禦。以東葦灌油燒呂公車。駕千秤釣懶龍爪用長斧以砍木梯。築夾城防穴道。遇春攻之弗克。乃以奇兵出其不意。突入南門。甕城。毀其所

架砲督將士攻圍益急。九月丁未。克之。時遇春圍城兩月餘。攻擊無虛日。元樞密院判張斌度不能守。密遣其下詣遇春約降。是夕引軍士十餘人。出小西門迎大軍入城。宋伯顏不花不知其降也。猶督兵拒戰。俄頃。城中舉火。大軍已入城。衆潰。總管馮浩赴水死。擒宋伯顏不花及院判朶粘等。得糧八千石。改衢州爲龍游府。以武義知縣楊苟知府事。立金斗翼元帥府。以唐君甩爲元帥。夏義爲副元帥。朱亮祖爲樞密分院判官。命寧越分省都事王愷兼理軍儲。遇春還寧越。

蒙古徵海運糧于張士誠。

中原既亂。江南海漕久不通。京師屢苦飢。至是因河南始平。乃遣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徵海運糧。伯顏帖木兒等。至杭州傳詔。命士誠輸粟。方國珍具舟。丞相達識帖睦邇總督之。既而士誠慮國珍載粟不入京。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已。互相猜疑。伯顏帖木兒往來開諭。乃運粟十一萬石至京師。

冬十一月。蒙古授方國珍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有流星大如桃。○蒙古大都有杜鵑。

十一月辛巳。有流星起自危東。行沒于畢宿之西。○杜鵑啼于京城中。居庸關亦有之。

壬寅。我師克處州。

初高皇帝既定婺州。即命耿再成駐兵縉雲之黃龍山。

謀取處州。元處州守將石抹宜孫。遣元帥葉琛。屯桃花嶺。參謀林彬祖。屯葛渡。鎮撫陳眞仲。照磨陳安。屯樊嶺。元帥胡深。守龍泉。以拒我師。久之。將士怠弛。皆無鬭志。至是胡深叛。宜孫間道來降。且言處州兵弱易取。大海聞之大喜。即出軍抵樊嶺。與再成合攻之。大敗其兵。連拔桃花嶺葛渡二岩。遂薄城下。石抹宜孫戰敗棄城走建寧。遂克處州。林彬祖走溫州。於是處州七邑皆下。辛亥。改處州路爲安南府。以義烏知縣王道知府事。立安南翼元帥府。以朱文剛爲元帥。李祐之爲副元帥。耿再成爲樞密分院判官守之。以分省都事孫炎總理軍儲。高皇帝初在婺州。既名見宋濂。至是克處州。又有薦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者。即遣使以書幣徵四人同赴建康。入見。高皇帝大喜。賜坐。從容問曰。四海分爭。何時而定。溢起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高皇帝善其言。甚禮貌之。

十二月。蒙古太子殺左丞成遵。參知政事趙中。先是奇皇后與太子謀內禪。諭意太平。太平不荅。后又名太平至宮中。舉酒申前意。太平依違而已。是時太子欲盡逐元主左右。令御史劾元主親暱御史中丞禿魯帖木兒。未及奏。而所令御史被遷爲他官。太子疑太平子也。先忽都泄其事。益決意去太平。政柄。知樞密院事紐的該聞之。數於元主前左右之。故太子之志未得逞

至是太子以遵中皆太平所任用。令御史誣其贓罪。下獄杖殺之。○胡粹中曰。太子之職在問安視膳。刑政非所敢專也。況成遵等。執政大臣。而專殺之。是無君親矣。所以然者。太子請內禪。而丞相不從。故殺其佐屬以脅之耳。羣雄作亂於外。太子謀亂於內。烏得而不亡哉。

陳友諒幽其主徐壽輝于江州。自稱漢王。

初壽輝聞友諒破龍興。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己。不從。至是壽輝故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出迎。而伏兵於城西。俟壽輝既入門。閉伏發。盡殺其部屬。惟存壽輝以江州爲都居之。遂自稱漢王。立王府。置官屬。事權一歸友諒。壽輝惟擁虛位而已。

蒙古贈宋儒楊時。李侗。胡安國。蔡沉。眞德秀。封爵。

沅州路照磨胡瑜。言先儒楊時等五人。有功聖門。未列從祀。於是省部議奏。俱贈太師。追封時吳國公。侗越國公。安國楚國公。沉建國公。德秀福國公。並從祀先聖廟廷。

庚子。春正月。彗見東方。○蒙古以危素爲參知政事。○蒙古紐的該卒。

紐的該爲相。有大臣體。既臥病。謂人曰。太平眞宰相也。我疾固不起。而太平亦不能久於位矣。此可嘆也。遂卒。

乙卯。我高皇帝復以寧越府爲金華府。○二月。蒙古太平罷爲太保。

成遵等疚會紐的該又卒。太平知勢不可留。乃數以病辭位。拜太保。養病於家。臺臣留之不允。○胡粹中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搠思監專政。而太平與之同佐。力辭而去可也。皇后太子既有邪謀。力能匡正。正之不能。則去之亦可也。太子殺成遵趙中。剝床將及膚矣。尚不知覺。至於見逐而後去。隱忍依違。自取侮辱。惜其量有餘而識不足也。

蒙古復以搠思監爲右丞相。

時元主益厭政。宦者朴不花用事爲奸利。搠思監因與結搆相表裏。四方警報。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後又與朴不花黨庇擴廓。而誣孛羅以非罪。卒召禍亂。論者謂元之亡。二人之罪居多。

庚申。蒙古守福寧州。福建行省叅政袁天祿。遣古田縣尹林文廣來納款。

初丁酉歲福建義兵萬戶賽甫丁阿里迷丁據泉州。陳友諒兵入杉關。攻陷邵武汀州延平諸郡縣。羣盜乘勢竊發。閩地騷動。天祿輩知元國勢不振。故遣文廣來納款。文廣以其年六月由海道出溫。爲方國珍所邀留。至是脫身得達。時福清州同知張希伯。亦遣其屬張景仁李世忠來請降。

高皇帝皆厚賞之。遣還。招諭

夏四月。我　高皇帝第四子生。是爲　成祖皇帝。○五月。朔日有食之。雨雹。○閏五月。陳友諒寇我太平府。陷之。院

判花雲知府許瑗皆不屈死。

陳友諒率舟師攻太平守將樞密院判花雲與朱文遜等以兵三千拒戰文遜死之友諒攻城三日不得入乃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而登城遂陷雲被執縛急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主必滅爾曹斬爾爲鱠也遂奮躍大呼而起縛皆絕奪守者刀連斬五六人賊怒縛雲于舟檣叢射之雲至死罵不絕口院判王鼎知府許瑗俱爲友諒所執亦抗罵不屈皆死之○雲死于難年三十九妻郜氏一子煒生始三歲戰方急郜氏會家人抱兒拜家廟泣謂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敵夫死吾寧獨生然花氏惟此一兒爲我善護之雲被執郜氏赴水死年三十五侍婢孫氏收其屍瘞之抱兒欲逃他所爲陳氏兵所虜至九江陳氏軍中惡兒啼孫氏恐兒被害以簪珥付漁家嫗鞠之及陳氏敗孫氏脫身至漁家見兒遂竊負之夜出宿陶穴中明日出江滸僦舟以渡適陳氏潰卒還爭舟捽孫氏及兒投之江方出沒波中有斷木自上流至孫氏挾兒附木浮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啗兒凡七日得不死忽夜半聞人呼之一老父令與俱行得達　高皇帝所聞花雲兒也即呼入見孫氏抱兒拜且泣　高皇帝亦泣置兒膝上曰此花雲子將種也命賜老父衣老父已不見追之無所得衆以爲神云煒既長命爲水軍衛指揮僉事

陳友諒弒其主徐壽輝于采石。自稱帝。

初友諒之寇太平。挾徐壽輝以行。既陷太平。志盈滿。急謀僭竊。乃於采石舟中。先使人詣壽輝前。佯爲白事。令壯士持鐵檛。自後擊其首。壽輝死。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舁廟中神像。顛倒置門外。而僭位其中。國號漢。改元大義。仍以鄒普勝爲太師。張必先爲左相。張定邊爲太尉。羣下草次行禮於江岸。又值大雨。冠服皆濡濕。略無儀節。識者知其必無成。

陳友諒寇建康。龍灣我師合擊大敗走之。遂取安慶。復太平。

陳友諒既僭號。乃潛遣人約張士誠。欲犯建康。羣議皆請先復太平。以牽制之。　高皇帝曰。不可。太平吾新築壘濠。塹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勝。乃以巨艦乘城。遂爲所陷。今彼既居上流。順勢來寇。舟師十倍於我。猝難敵也。或勸　高皇帝自將擊之。　高皇帝曰。此亦不可。敵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直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非一日可至。縱能得達。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吾有一計。足以破之。於是召指揮康茂才諭之曰。有事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所命。　高皇帝曰。陳友諒欲來爲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與友諒舊。且佯欲爲叛。遣人致書約其來。當爲內應。彼必從。茂才曰。諾。吾家有老閽者。嘗

事友諒頗信之且忠謹不洩吾書令賫以往則必信來無疑將行以所謀問李善長善長曰方以寇來爲憂何爲更誘致之也　高皇帝曰此策不可失失今不爲久則患深使二虜相合吾何以支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遂遣閽者持書乘小舸徑至友諒軍友諒見閽者即呼問之曰爾何爲來閽者曰康相公令我來友諒曰康公何言閽者出書進之友諒觀書畢甚喜問閽者曰康公今何在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江東橋何如曰木橋也乃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即至至則呼老康爲號閽者諾歸具以告　高皇帝曰虜落吾彀中矣乃命李善長撤江東橋易以鐵石通宵治之及旦而成適有

冨民自友諒軍逆歸言友諒開新河道路又令於新河口跨水築虎口城以兵守之命馮國勝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於石灰山側徐達軍于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帥舟師出龍江關外　高皇帝總大軍於盧龍山令持幟者偃黃幟於山之左偃赤幟於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及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乙丑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璟整兵禦之時水路狹隘僅容三舟入港友諒以舟不得並進遽引退出大江徑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鐵石乃驚疑連呼老康老康無應之者始知閽者之謬已即與其弟號五王者率舟十餘向龍灣先遣萬人登岸立柵

其勢銳甚。時暑熱。高皇帝衣紫茸甲。張盖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盖。衆欲戰。高皇帝曰。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衆莫之信。忽雲起東北。須臾雨大注。赤幟舉。高皇帝下令拔柵。諸軍競前拔柵。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適雨至。命伐鼓鼓震。黄幟舉。馮國勝常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並集。内外合擊。友諒軍披靡不能支。遂大敗。潰兵走趨舟。值潮退。舟膠淺。卒不能動。殺溺死者無筭。俘其卒二萬餘人。其將張志雄梁鉉俞國興梁世衍等。皆降。獲巨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撞倒山。江海鼇者百餘艘。及戰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於其所乘舟臥席下。得茂才所遺書。高皇帝笑曰。彼愚至此。誠可嗤也。張志雄者。故趙普勝部將。善戰。號長張。嘗怨友諒殺普勝。故龍灣之戰無鬬志。及降。言於高皇帝曰。友諒之東下。盡併安慶兵以從。今之降卒。皆安慶之兵。友諒既敗走。安慶無守禦者。高皇帝乃遣徐達馮國勝張德勝等。將兵追友諒。又命元帥余某等。將兵取安慶。德勝追及友諒于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又與大戰。德勝死之。國勝以五翼軍蹴之。友諒與其將張定邊。出皂旗軍。號黑旋風者。迎戰。又敗之。友諒晝夜不得息。遂收餘兵。棄太平遁去。達率舟師追至池州而還。余元帥遂取安慶守之。○初太平城西南。俯瞰姑溪。故爲友諒舟師所陷。及是友諒

敗走。常遇春復其城。乃命移築城西南隅。去姑溪二十餘步。增築樓堞。守禦遂固。

戊寅。我師克信州。改信州路爲廣信府。

初友諒之寇龍江也。高皇帝命胡大海出兵擣廣信。以牽制之。大海遣元帥葛俊率兵以往。道過衢州。都事王愷止俊。乘驛至金華。謂大海曰。廣信爲友諒門戶。彼既傾國入寇。寧不以重兵爲守。非大將統軍以臨之。不可。今出偏師。設若衂敗。非獨廣信不可下。吾衢先繹騷矣。大海從之。乃親率兵攻信州。至靈溪。城中步騎數千出迎戰。大海擊敗之。督兵攻城。守不能禦。衆潰。遂克之。

甲申。改信州路爲廣信府。以段伯文爲知府。立龍虎翼元帥府。以葛俊爲元帥。周隆爲副元帥守之。

秋九月。蒙古孛羅帖木兒與冀寧察罕帖木兒以兵相攻。蒙古主遣使和解之。

初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平定。而孛羅帖木兒兵駐大同。因欲併據晉冀。遂相讎隙。詔命孛羅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北察罕帖木兒守關以南。至是孛羅帖木兒復調兵自石嶺關直抵晉冀。圍其城三日。退屯交城。察罕帖木兒調兵拒戰。會元朝遣使諭令解和。遂各退守關南北。尋有旨以冀寧畀孛羅帖木兒。而察罕帖木兒以爲用兵數年。藉晉冀以致盛強。乃不奉詔。託言用師汴梁。尋渡河屯澤潞拒之。調延安軍交戰于東勝

州。再遣部將八不沙援之。八不沙曰。彼軍奉詔而來。我何敢抗。察罕怒殺之。已而駐兵霍州。攻壺羅帖木兒。元朝復遣使諭二人令罷兵還。○初詔遣參政也先不花脫脫木兒奴奴等三人往解。二家之兵既受命不前進。廉訪僉事張禎上疏劾之。言其苟懷自安之計。無憂國之忠。朝廷將使二家釋憾協心討賊。此國家大計。宜風馳電走。乃迂回遲懾。枉道延安。以西繞曲數千里。使兩家日夜仇殺。黎庶肝腦塗地。實此三人所致。宜急誅之。不報。禎嘆曰。天下事不可爲矣。即辭去。居河中安邑山谷間。有訪之者。不復言時事。但對之流涕而已。

冬十一月朔。黃河濟凡三日。○十二月。蒙古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舉兵于北邊。蒙古主遣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將兵討之。

阿魯輝帖木兒。元太宗第七子。滅里大王七世孫也。時兵起四方。上屢詔宗王以北方兵南討。阿魯輝帖木兒知國事不可爲。乘間擁兵數十萬。屯于木兒古徹兀之地。將犯京畿。遣使來言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已失其大半。若以國璽付我。我當自爲之。上遣使報之曰。天命有在。汝欲爲。則爲之。遂命禿堅帖木兒走上都。

辛丑。春正月朔。塡星遲犯太微垣。○甲申。始議立鹽法。置局設官以掌之。○己亥。置寶源局。鑄十中通寶錢。○丙

午。議立茶法。令府州縣官一員掌其事。○三月。丁丑。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

戊寅。方國珍遣使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却之。

先是我　高皇帝。遣博士夏煜陳顯道。諭方國珍曰。福基於至誠。禍生於反覆。譎詐者亡。負固者滅。隗囂公孫述之事。可以鑒矣。汝首致甘言。終懷反覆。大軍一出。不可以甘言解也。爾宜深思之。國珍始惶懼。對使者謝曰。鄙人無狀。致煩訓諭。使者歸國。珍遂遣人謝過。至是國珍遣其檢校燕敬來謝。且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　高皇帝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却其獻。

夏。二月。朔日有食之。○蒙古以張良弼爲陝西行省參知政事。

時孛羅兵既罷還。遂遣良弼引兵出南山義谷。駐藍田。受節制于察罕帖木兒。良弼又陰結平章定住。聽丞相帖里帖木兒調遣。營於鹿臺。察罕銜之。○胡粹中曰。良弼受節制於察罕。而又陰結定住。聽陝西行省調遣。則察罕與朝廷貳明矣。遣子貢糧焉。知非窺覘朝政也歟。蒙古察罕帖木兒遣其子擴廓帖木兒貢糧于京師。○五月。明玉珍攻嘉定等路。蒙古李思齊擊敗之。○六月。熒惑歲星太白星聚翼。○秋七月。壬申。陳友諒知院張定邊復陷安慶。○八月。甲申。我師克浮梁。遂克樂平州。

先是元帥王思義克鄱陽之利陽鎮擒賊首楊文友戮之遂會僉院鄧愈兵于三洞源議取浮梁既而鄧愈兵攻浮梁不下。　高皇帝命理問谷繼先院判劉文旺率兵往助之至是克浮梁陳友諒守將侯邦佐等棄城走院判于光復攻樂平州友諒總管肖明率將拒戰光擊敗之擒其萬戶彭壽等六十餘人遂克之。

我師伐陳友諒復取安慶大破之于江州友諒走武昌先是陳友諒將李明道寇信州胡大海率兵擊破之擒明道送建康。　高皇帝命仍舊職用爲鄉道以取江西高皇帝問陳氏何如明道具言友諒自弒壽輝將士皆離心且政令不一擅權者多驍勇之將如趙普勝者又忌而殺之雖有衆不足用也及安慶之陷。　高皇帝遂決伐之召諸將諭之曰陳友諒殺徐壽輝僭稱大號天理人情所不容乃不度德量力肆騁兇暴侵我太平犯我建康既自取禍敗不知悔悟今乃以兵陷安慶觀其所爲不滅不已爾等各厲士卒以從徐達進曰師直爲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劉基亦言昨觀天象金星在前大星在後此勝師之兆願順天應人早行弔伐。　高皇帝曰吾亦夜觀天象正如爾言遂帥徐達常遇春等各將舟師發龍灣。　高皇帝御龍驤巨艦建大旗于前署曰弔民伐罪納順招降諸軍乘風泝流而上時友諒江上斥候望風奔遁戊戌我師至安慶敵固守不戰乃

以陸兵疑之敵兵動遂命廖永忠張志雄以舟師擊其水寨破敵舟八十餘艘獲戰船二十有七遂克安慶長驅至小孤友諒守將傅友德及丁普郎迎降壬寅師次湖口遇友諒舟出江偵邏常遇春擊之敵舟退走乘勝追至江州友諒親率兵督戰　高皇帝分舟師爲兩翼夾擊又大破之獲其舟百餘艘友諒窮蹙夜半挈妻子棄城走武昌癸卯我師入江州獲糧數十萬

甲辰我師克南康以星子縣尹陳子亨守之○丙午蘄黃興國沔陽來降○戊申陳友諒平章吳宏以饒州來降命仍其官守之○蒙古察罕帖木兒克山東田豐等降

察罕帖木兒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荆襄河洛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日訓練士卒務農積穀訓大舉以復山東至是諜知山東羣盜自相攻殺而田豐亦降于賊乃大會諸將期分兵五道水陸並進而自率鐵騎渡孟津踰單懷而東復冠州東昌遣其子擴廓帖木兒直擣東平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爲書招之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復東平濟寧時敵兵皆聚于濟南察罕帖木兒乃分奇兵間道出敵後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丘中徇瀕海郡邑自將大軍進逼濟南攻圍三月乃下之

九月辛亥陳友諒平章王溥以建昌來降命仍其官守之

甲寅我師克德興○壬戌王溥復遣檢校劉巨川以南豐

州及臨川金谿等八縣來獻。○蒙古阿魯輝帖木兒兵敗伏誅。

初阿魯輝兵逼上都。太子言於元主。命以太平爲留守。實欲置之死地。至是阿魯輝部將脫驩者。太平子也。先忽都故將也。引兵縛阿魯輝至軍前。太平不受。送闕下誅之。太平終不以爲己功。

冬十月。蒙古以察罕帖木兒爲平章政事。仍兼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中丞。○十一月。黃河清。

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凡七日。命秘書少監程徐記之。十二月。石州河清。至永洋始如故。

士誠遣其司徒李伯昇。寇我長興。參政常遇春率兵救之。伯昇遁去。

張士誠遣李伯昇率衆十萬。水陸並進。直薄長興城下。城中兵僅七千。耿炳文嬰城拒守。遣左副元帥劉成出西門迎擊敗之。追至東門。敵反兵力鬬。炳文不能救。成遂戰死。於是寇復圍城。結九寨爲樓車。下瞰城中。運土石塡濠。湟放火船。燒水關。攻城益急。城中晝夜應敵。凡月餘。

高皇帝在江州聞報。命常遇春往救之。遇春兵至長興。李伯昇棄營遁去。遇春追擊之。俘斬五千餘人。陳友諒右丞鄧克明。以撫州來降。

己未。命平章吳宏等。率兵取撫州。時友諒右丞鄧克明據城拒守。宏遣人招之。克明意欲緩師。以欺我。聞僉院

鄧愈駐兵臨川之平唐。乃遣人詣愈詐獻其地請降。愈察其意非誠。即率兵由漁陽段鼓間道夜襲之。黎明至其城下。兵由東西北三門入。克明不意我師至。倉卒計無所出。單騎出南門走。又自度不能免。乃遣其員外羅天錫。以分省印及所掠撫州建昌臨江汀州四路。南豐寧都富州三州。臨川樂安等十八縣印。詣愈降。愈留克明于軍中。令其弟志明還新淦收其故部曲。克明因請往九江見　高皇帝。愈以兵送之。至中途。克明復逃歸新淦。乙卯。改撫州路爲臨川府。建昌路爲肇慶府。未幾。皆復其舊。

十二月。己亥。陳友諒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來

廷瑞遣鄭仁傑詣九江納款。仁傑因以廷瑞之意。言於　高皇帝曰。明公英武。蓋世海內。豪傑皆延頸傾心。樂爲任使。廷瑞等欲歸命久矣。然無路以請。今特遣仁傑輸款。但所領將校。久居部曲。人情相安。恐既降而以此輩屬之他人。則非所願。故預陳本意。　高皇帝以書報之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效順之誠。此足下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屬之他將。此足下之過慮也。吾治兵以來十年于茲。奇才英士。得之四方多矣。其有能審天時。料事機。不待交兵。挺然委身而來者。蓋其意亦欲立功當時。垂名後世。大丈夫相遇。磊磊落落。一語契合。洞見肺腑

故常赤心以待之。隨其材而任使。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初無彼此之分。此吾待將士之心也。安肯散其部屬。使人自疑而負其來歸之心哉。且以陳氏諸將觀之。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僇。猜忌若此。事竟何成。近建康龍灣之役。予所獲長張梁鉉彭指揮諸人。用之如故。視吾諸將。恩均義一。無有所間。及長張破安慶水寨。梁鉉等收江北。功蹟茂著。並膺厚賞。此數人者。其自視無復生理。尚待之如此。況如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耶。然得失之機。間不容髮。足下當早爲之計。又聞彼守禦諸將。相持累歲。彼此之際。各懷嫌疑。不能自安。書至。冝以昔日相疑之心。一時解釋同其和好。作磊落丈夫。豈不可以保全富貴光榮祖宗貽及子孫哉。若各持已見。不察事機是非同異焉。能免禍足下其審之。廷瑞得書。遂決意遣其同僉康泰至九江降

江左陸翀之覆校

昭代典則卷二

昭代典則 卷二